

五彩池

第771期

偶遇书报亭

◎ 张叶

溽热的三伏天，陪儿子在北京参观完军事博物馆，一出门，我差点被热浪打个趔趄，而精力旺盛的少年，又要带我去潘家园看古玩市场。

我是个怕热的人，从琳琅满目、人声喧嚣的古玩市场出来，我已经疲惫、烦躁到了极点，便欲寻一处街角小卖部去买冷饮。离小卖部十数米时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对儿子呼道：“报刊亭！”少年淡然地看着我，他更在意即将选择的冷饮。我仍试图和他分享我的激动，“你知道吗，就在十几年前，你还特别小的时候，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书报亭，你看，居然还有《芙蓉》《啄木鸟》……”我心跳加速，眼眶濡湿，一下子陷入了往事的回忆。

我少年时期接触的文学书籍，除了家中并不多的藏书、书店里“望梅止渴”，更多的是来自书报亭的翻阅购买。爱读书的人对于书香都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，这嗅觉可以忽略街上吃食和人群的味道，直达一个小小的书报摊。那种激动啊，是一见钟情，也是久别重逢，翻开任何一本书的目录，仿佛都能找到熟悉的气息——所谓“书卷多情似故人”便是这种感觉吧！

只要打开一本书、一本杂志，一个人的世界便不再是单一空虚的。在书报亭，我买过数不清的刊物，报纸就有《作家文摘》《环球时报》等。高中时我们那儒雅英俊的团支书酷爱读《南方周末》，它价格偏贵，他并不舍得每期都买，遇到我买时，会眼睛发亮，如获至宝。《知音》杂志里，有很多感人的故事，警示人的案例，侧面引导着我的为人处世；《读者》内容丰富，让人从多个方面获益，精美的封面更让人爱不释手。而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大家》《芳草》等重量级文学期刊，更是从精神深处影响着我。我读女作家阿袁的《长门赋》，为她精巧细腻的心思和信手拈来的诗词叫绝，让我感受到一个人与古典文学“沉浸式”交融的快乐。在一期《人民文学》中，我读到计文君《飞在空中的红鲤鱼》，那深刻的痛楚、悲剧的意象让我懂得了：掠夺来的爱情并不会如预期中的那样美好。在这些读物中，我看到了原来不曾了解的故事、历史，和那剖开灵魂后那惊心动魄的深邃世界。

眼前的书报亭，书报品种稀少，却依然勾起我对那些年的怀念。书香对人的润养，是手机刷不来的体验。定睛回到现实世界，才发现自己居然忘记了这酷热。

要过有花的生活

◎ 杨颖

我原来不喜欢鲜花，它们既不能果腹，亦不可久存。无论怎样费尽心力地养护，也不过能延长其三五日的寿命，颇不值得。

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在花店找了份工作，每日与花草为伴，看着那些被剪断根须、叶片的鲜花在玻璃瓶中静静绽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内心逐渐对这怒放的生命产生了敬意——它们所展现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！即便已经失去了土地的滋养，它们仍旧选择绚烂盛开。

法国文学家罗曼·罗兰说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。”其实人生中的很多事情，大多是不能如人意的，但是我们要记得自己永远有绽放的权利。

在我家院的院子门楼旁，生长着一株茂盛的金银花。这株花悄然生根于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我从未见有人为其浇水施肥，它却自顾自深深地将根扎入土中，枝蔓沿着墙壁顽强地伸向阳光。初夏，金银花盛开，馥郁的花香弥漫整个庭院，甚至吸引了路过的人。

老舍先生爱花，便在家中小院里摆满了花草，花开得大小好坏都无所谓，只要能开花，他就高兴。母亲也常说：“有花的日子才叫生活。”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，也不过是柴米油盐，如果加一点鲜花进去，平凡的日子也能多一丝诗情画意。在家里摆一束鲜花，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花，更是人间的温柔和美好。

花儿从含苞到盛放，再到慢慢枯萎，生命的周期在一开一落间流转消逝。这让我想起《城南旧事》里的结尾一章：十多岁的英子拿着成绩单回到家，迎面而来的却是父亲病逝的噩耗。英子匆忙赶往医院，恍惚间她想起了父亲种下的那株夹竹桃：“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。”当时读这篇文章，只觉得悲伤。直到我自己亲历了父亲去世，再读时，又添了一层对人生无常的感叹。相逢相聚本无意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

我们的一生，本就是一不断拥有又不断失去，遇见又分离的过程。生死大事，非人力可以抵挡，犹如开了又落的花，在周而复始的凋零与盛放中，我们的内心也被打磨得愈发柔润平和。

愿我们的心灵种满鲜花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能让花儿盛放在温暖的阳光中。

游北盘江

◎ 查世霖

“牂牁江”这个名字，在我心目中，是古老而神秘的存在。

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小心翼翼地经过六七十个之字拐，驶下令人胆战心惊的陡峭山坡。从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高处，陡然下降到海拔四百多米，到了我魂牵梦萦的“牂牁江”边。

我们弃车登舟，从董箐码头出发，经过两个多小时到达小花江停靠点。沿途两岸风光无限。北盘江流经贞丰县七个乡镇，形成了一条九十四千米长的大峡谷。北盘江大峡谷为贵州峡谷之最，集峰林、溶洞、怪石、瀑布、伏流、花滩、旋塘和原始森林于一体，既有长江三峡的险峻秀美，又有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雄奇壮丽。峡谷中有远古壁画、古城遗址等文化遗迹，还有铁索桥、摩崖石刻、古驿道等人文景观。

江流经过贞丰县北盘江镇的这一段，被当地人称为花江。花江得名源于美丽传说：古时候，大江两岸繁花似锦。花谢时节，落英缤纷。“落花有意随流水”，无数彩蝶般的花瓣，纷纷扬扬飘落江中，铺陈江面，随波逐流，异常美丽，人们就把这段江流称为花江。花江两岸山峰耸峙，高耸入云，连绵不断。当地的民歌是这样唱的：“山顶入云端，山脚到河边。隔河喊得应，相会要半天。”

从贞丰眺望彼岸的关岭，只见层峦叠嶂，云遮雾绕，恍如仙境。把对岸那几座山峰连在

一起看，酷像一尊仰卧的佛，那是化为山脉的和尚。当地传说，佛祖派一个高僧来花江架桥铺路，造福众生。高僧把连接两岸的跨江大桥搭建完毕，又铺好了两岸的石板路。大功告成，高僧身心愉悦，竟大开酒戒，畅饮庆功，以致醉卧江北，沉睡如泥。不料天降大雨，江水暴涨，把刚刚竣工的桥冲毁殆尽。佛祖震怒，令那因酒误事的高僧化身山脉，永卧于彼，以示惩戒。这个传说也从侧面说明，古时在花江建桥之难和损毁之易。

醉僧所建的桥被冲毁，后世之人几度重建桥梁，但不是为水冲垮就是毁于战乱。光绪年间，贵州提督蒋宗汉筹款架桥，历时六年，终于建成了眼前这座长七十一米，距水面约七十米的铁索桥。

铁索桥历经风雨，多番遭遇洪水冲击，抗日战争时期还受到日本军机的轰炸，但都度过劫难，至今完好。

花江铁索桥是连接贞丰、关岭的纽带，也是贵州、云南的交通咽喉。跨过铁索桥，对岸延伸出去的古驿道直通关岭县的花江镇，经黄果树瀑布景区，到达安顺、贵阳。贞丰这边的古驿道，经兴仁、兴义，达云南昆明。

花江两岸，古驿道旁有许多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，集中在铁索桥头的有“飞虹”“花江桥”“万缘桥”“功成不朽”等。游人至此，总

要驻足长观，凝神欣赏。站在那里，我脑海里幻现出那遥远的历史场景，发思古之幽情。仿佛看见文人墨客手执如椽巨笔，在江畔、古驿道边的崖壁上激情挥洒，佳作流芳百世，历代过客观瞻欣赏，追念先民修桥铺路的千秋功绩。我驻足的地方，也曾仁立过多少风流名士呵！

铁索桥横，江风凉爽。江面收束，江流急湍，涛声轰鸣，声震天宇。峡谷上空，天呈一线，孤鹰盘旋，危崖千仞，壁立耸峙，气势逼人。铁索桥北端，古驿道像一缕飘带，攀岩附崖，过岭而去。行人如猿，似蚁，越攀越高，渐行渐远。

清代诗人彭而述有一首题咏花江的诗写道：“铁索黑水旧知名，天水曾当百万兵。试问临邛持节客，当年何路入昆明？”诗中的“铁索”指的就是花江铁索桥。

青石板古驿道逶迤蜿蜒，有的路段，从巨石间的夹缝中穿过，狭窄仅能容身。有的隐蔽危岩之下，有的平直，有的曲径通幽。我眼前浮现出络绎不绝的过客，他们走南闯北，奔赴不同目标，追逐各自的理想。

铺路架桥的古代先民，在生产工具极为落后的情况下，筑成如此精致的青石板驿道，建造了跨越天堑的铁索桥，肯定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艰难。

北盘江大峡谷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其

半亩姜

◎ 潘新日

我认为，姜的出现辛辣中红火了世间的烟火气。

我对姜的认识来自父亲的姜田，从育苗、栽种、发芽、发棵到长大、成熟，那半亩姜藏着一家人的佐料，也藏着我的童年。

有时候，人们对一种味道是需要时间来接受的。我吃姜，开始是在大人的“威逼利诱”下慢慢适应的，久而久之，竟然离不开这一味。

家乡有种姜的习惯，每家每户几乎都有半亩地的姜。

父亲种姜是带着仪式感的。为了种姜，他老早就要盘算土地，好找到最适合种姜的田块。父亲说：“姜不能重茬，重茬易生病且产量降低。它们最佳的轮作时间是三到五年。”

姜要下地的日子，父亲把姜从地窖里挖出来，放在地上晾晒，三四天下来，待姜表皮出现干皱时，把姜排在炕上，盖上稻草和厚衣服，让它们尽快发芽。

姜发芽后，我们要掰去主芽旁边的弱芽，一个个地检查有无坏掉的姜芽。之后，便开始下地。

地是提前整好的。父亲把那半亩地耙平耙细，然后起沟、浇水，再把姜芽一个个

排在沟里。之后，填上土、起垄、盖上薄膜，等它生长。

嫩姜芽从土里钻出来，开始是嫩白的，很快的，它就变成了绿色，并由两匹叶变成了四匹叶，接着便是长茎、发叶，几乎一天一变……

姜秆长到膝盖高的时候，我是把它当作旱竹看待的，因为它的样子实在太像旱竹了；偶尔，我也会把它当作芦苇看。不过，我明白，它们都像，也都不是。

我没仔细观察过姜是怎么结“果”的，大人们说，它的“果”在土里。等垄上的土裂开，就需要不停地培土，这样，姜才会结得多长得大。

长大了，我才知道生姜的厉害，它不仅不是佐料、是菜，还是一味中药。

姜叶变黄的时候，姜就成熟了。望着一年的收成，我们内心充满了欢乐和激动。

我一直认为，收姜是最过瘾的一件事，一把下去，拽上来是一兜兜黄姜，看着喜人，干着得力，十分解压。

姜收回来，留一点现吃的，其余的连泥巴一起埋进地窖里，以后的日子，吃多少挖多少，剩下的，当作来年的姜种。

一年一年，半亩姜，人生里，要的就是那份摆脱不掉的滋味……

青蛙

◎ 张进才

家乡多瓷土，村口有家陶瓷厂。陈三果读小学时，每到周末就和同伴们去厂里看热闹。看陶瓷师傅修坯、制图、上釉。有时也帮烧窑师傅捡柴火，出窑时顺便捡些喜欢的废瓷器。烧窑的师傅经常打趣陈三果说：“长大了你也来做瓷器。”

陈三果还真想长大了干这行。

陈三果有一天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，被父亲严厉呵斥：“没出息的家伙，我还指望你考大学光宗耀祖呢。”

转眼，陈三果就考上大学了，他瞒着父亲填报了陶瓷制作专业。父亲知道后一个学期没有和他说话。

寒假回家，父亲不声不响把他拉到村口，指着一片废墟说：“你看，这里都可以养牛了。”陈三果早就知道，自己喜欢的陶瓷厂已经倒闭多年。

陈三果执拗地想：家乡的瓷土资源这么丰富，没有利用多可惜。他坚持修完了自己的专业，毕业后来到景德镇，开了一家瓷器店。他决定自己设计个性化的瓷器产品。

陈三果来到市场上转了几圈，心里有了底。他设计了一批十二生肖的小摆件。他很自信，这些可爱的动物一定会让客户喜欢。他带着样品到陶瓷厂下单，首批做了三千多件。产品上市后，这些形象生动的生肖摆件果然吸引了许多客人的目光，还有人评价说，很有艺术价值。

让陈三果失望的是，产品虽然受到许多人的认可，销售情况却不理想，半年也没卖出一千件。

他又设计了一些动漫摆件，同样卖得不好。

半年多过去了，店租、电费、银行贷款

利息、人工费……陈三果亏损十余万元。

父亲在电话里大骂陈三果，要他马上把店铺转了，找个公司好好上班。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劝他改行，因为他们毕业后没有一个从事自己的专业。

生意陷入困境，到底该不该关了店铺呢？陈三果一时间陷入了苦闷和矛盾中。

怀着忧愁，陈三果来到郊外，走在松软的田埂上。前面不时有青蛙“噗通噗通”跳入田里，很快就消失在绿油油的禾苗里。他想起家乡的一句谚语：青蛙无路连跳三步。他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也想到青蛙有幸运、财富的寓意。他萌生了一个念头：能不能做些青蛙的小摆件呢？

陈三果决定作最后一搏。他很快设计了五款青蛙的小摆件，找陶瓷厂烧制三百件产品。陶瓷厂厂长嫌数量少，还说他设计的青蛙丑陋，转弯抹角地拒绝接单。陈三果厚着脸皮请求厂长，并答应费两个点后，产品终于出来了。

陈三果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将憨态可掬的青蛙摆件放上柜台。没多久来了两个年轻人，其中一个女孩一下就被青蛙捕食的摆件吸引了，按照标价直接扫码付了款。

陈三果还把这些摆件放到网上销售，当天五款青蛙摆件全部销售一空，其中一款青蛙造型的汤勺还被预订了五十件。

眼看销售不错，陈三果接着又设计了带有青蛙元素的水杯、水壶、茶盘等瓷器，也非常热销。

一个月过去，被网友们评论为“丑萌”的这些青蛙摆件销售近万件。陈三果流着泪打电话向父亲报喜……



大美中轴线

梁风英撰

老妈“话”奥运

◎ 郭华悦

和老爸不同，老妈是个典型的话篓子。

早在这届奥运会还没开始的时候，老妈就显示出“话痨”的本性。嘴里絮絮叨叨的，都是和奥运有关的话题。一会儿，到左邻右舍中“贩卖”自己从网上得来的各种和奥运有关的信息；一会儿，又四处做“调研”，比如谁可以参加，或者看好谁夺冠，等等。

在她的喋喋不休中，奥运会终于如期开始。

可就是看比赛的时候，耳边也不得清闲。比如，看乒乓球比赛，老妈一会儿站起来，以身作则，给我示范她当年在学校参加乒乓球队的英姿；一会儿又对我说，你看你，本来小时候想培养你当乒乓球手的，可那会儿你刚上幼儿园，球拍都砸破了几个，也没拍到球，那样儿一看就不是打乒乓的好料……

这能怪我吗？我这身板，这运动“天赋”，可是完全遗传了老妈。不管啥球，从开打到结束，保准连球都碰不到。所以，对于老妈常吹嘘的曾是校队成员的事儿，我一直抱着深深的怀疑。

又看羽毛球，老妈的话匣子更是关不住。老

所在的贞丰县，秦汉时期属夜郎国领地。北盘江就是《史记》中提及的“牂牁江”，夜郎国都城就在“牂牁江”上游地区。

坐船畅游“牂牁江”，我搬来一把靠背椅，稳稳地坐在船头甲板上，欲把两岸风光尽收眼底。前面一壁横出。我发现，那平阔的崖壁下半部，有个人头一般的抽象图形，酷似醉卧之人侧躺的面部形象。我激动得逢人便说。

在一个“神龟探水”形状的半岛前，我远远看见“神龟”的鼻头上有一座残碑，基座浅浅没于江中。那是哪朝哪代的古墓，墓中人是何方神圣？……一切让人浮想联翩。

盘江山水映衬着江畔荒村，恍如古意盎然的山水画。坐在船上的我们，像是在画中游。

旁边的伙伴突然惊呼：“快看，仙人掌！”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猿猴难攀的江北悬崖上，生长着许多仙人掌。那样的绝境，仙人掌吸取日精月华，集天地灵气于一身，可能都有仙气了吧？

沿江两岸，幽深神秘的溶洞、千姿百态的巉岩、异彩纷呈的景致比比皆是，美不胜收。

猛抬头，又见一座大桥高高在上。它横跨南北两岸，使天堑变成了通途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北盘江大桥！中国强大的路桥建设力量让人震撼。

北盘江，壮丽的江！